

正月两赴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镇，为着那条老街和老街上的涂敦堂。

毛坦厂明清老街不算宽，但1300多米的长街两旁，是绵延着的明清建筑，街道路面的中间是青石板，留有独轮车常年碾压形成的凹槽，两边是鹅卵石以及其它不规则的石头铺就的路面。看着这些青砖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和灰色的小街路面，仿佛看见这里昔日的繁华与烟火气。

老街建筑的外墙大多经历过修缮，但多数商铺门板都还保留着旧时的原貌。有趣的是，一副门板上还留有一扇小门，应该是出于闭店时的出行方便。过去在别处好像没有看到过，不知道是当初就如此，还是由后人所为。

楹联文化是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毛坦厂的一大特色。春节刚过，我游老街时就特别注意这里的春联。这里的许多春联摆脱了福财康安这类传统俗套的内容，更有书香味和文化气息，意境和书法堪称上乘，如“虹飞百尺桥，鹤舞千年树”“云卷千峰集，风吹万壑开”“读书写字种花草，听雨观云品酒茶”“望远能知风浪小，凌空始觉海波平”等。老街的文化气息还表现在其他方面，譬如那些公用设施的外箱不是裸露着，而是绘有美术图案，具有文意味，如一幅类似毛坦厂老街的水墨画上，题有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诗句。

岁月沧桑，尽管极力修缮与保护，老街毕竟老了，甚至有些破败。狭窄、拥挤、没有卫浴等，生活很不方便，因而包括一些公房在内的约三分之二的房屋都关门闲置着，一些门板上还写有或贴有“学生出租”字样。其余有住户人家也多是些老年人，也有少量的中年人，基本不见年轻人。

老街大多建筑是历史建筑，自然会留有历史的遗迹，包括“花垣墙巷”“南水井巷”“窟窿桥巷”等地名和“国营六安县物资局毛坦厂供***”1958大食堂”等机构名，我特别关注的是涂宗瀛的涂敦堂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关注涂宗瀛“求我斋”多年。六安人涂宗瀛是晚清重要官员，也是晚清“理学中兴”潮流中的重要人物，他以“求我斋”为堂号的刻书处刻印了二十多种文献，包括晚清理学家巨、清官、霍山人吴廷栋《拙修集》在内的多种理学文献，但各种文献均无“求我斋”设于何处的信息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没弄清楚“求我斋”设于何处，感觉好像涂宗瀛在金陵任事和居住时，“求我斋”似乎也设在金陵，但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述。我曾请教省内外几位专家，都没有明确答案；一位同行专家还求助于DeepSeek，依然未果。涂敦堂外的文字介绍中说，这里是涂宗瀛晚年读书、著书、刻书的地方，那么“求我斋”是否就设在其中呢？



吕跃 摄



徐缓 摄

颇费周折地走进涂敦堂院内，我顿时惊呆了，那建筑物上赫然挂着“藏书楼”和“求我斋”两块金色牌匾！我寻觅多年的“求我斋”就这样不期而遇地出现了？涂敦堂同样是徽式建筑。从门面看，规模不大，也看不出奢华，可走进院内，才发现别有洞天。整个建筑上下两层，“藏书楼”在楼上，“求我斋”在楼下。

走进藏书楼，发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多是《四书》类和《红楼梦》等书籍函套，簇新的色彩表明，这些函套不是原物。不仅如此，涂宗瀛是理学家，求我斋还刻印了《二程全书》《朱子大全》《拙修集》等理学著作，可藏书楼里却没有理学文献的展示；藏书楼的横梁上还挂着一块金色牌匾，上书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一行字，这句名言置于藏书楼很是不伦不类。从整体上看，藏书楼的布展设计既不周全，也不够专业。

涂敦堂院内介绍说：晚年的涂宗瀛辞官回乡后，以“六安斋”“求我斋”为堂号……在涂敦堂内刊印书籍。虽然我是从事古籍工作的，却并未见识过六安斋刊印的书籍，检索了包括安徽省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在内的好几个资源库，也未检出六安斋的文献。至于求我斋刊印文献，倒是比较普遍，根据检索结果，求我斋最早刊印的文献，是清同治九年(1870)刻印的《战国策去毒》和《同心堂温病条辨》；同治十年(1871)又刻印了《二程全书》和《拙修集》等。《拙修集续编》也是在光绪九年(1883)刊印的，涂宗瀛也正是在光绪九年辞官回乡的。按照涂敦堂文字介绍的说法，涂宗瀛是在辞官回乡后开始刻书的。这就无法解释此前刻印的各种文献，更重要的是，涂敦堂现在的文字介绍中说，涂宗瀛是用这种石版印刷技术设在涂敦堂内刊印书籍”，并在室内设立了石

唐代“简约风”茶具邀你品茗赏春——探秘皖西博物馆藏唐代素面三鱼纹瓷钵

一声春雷，唤醒春天，也勾起我们对古人春日雅事的好奇。今天，带大家认识一件皖西博物馆的宝贝——唐代素面三鱼纹瓷钵，一起透过它感受唐代的茶香与春日氛围。

先说说唐代的喝茶风气。那时候，喝茶可是全民流行的事儿，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爱这一口。陆羽《茶经》，更是把喝茶这件事上升到了文化层面，煎茶法在中唐时期火得不行。您想想，在温暖的春天里，邀上三五好友，煎上一



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碗、茶托 法门寺博物馆藏（图片来源：文物陕西）



白瓷茶具及陆羽像 河北唐县出土（图片来源：陵城区文化和旅游局）五代(公元907年—960年)；陆羽像高10厘米，汤瓶高9.8厘米，风炉、茶钹通高15.6厘米，茶白高3.1厘米，口径12.2厘米，渣斗高9.5厘米，口径11.3厘米。

突地，找出了一袋六安瓜片。这是2004年阳光和水土共同化育的茶品，瓜片和黄芽，是大别山对革命老区最真诚的心意。前些年，两个蓝色瓷坛装的茶叶，以为陈了，不能饮用。准备清理，所谓清理，就是煮茶沱蛋用，那是暴殄天物。终究，没舍得。只是把包装去掉了，茶叶仍放入柜子，静待时日。

今夜雨落，听着窗外的雨声风声，心似有所动。像找故人聊天喝酒一样，找出了这瓜片老茶。小心打开。一看，颜色青褐，没霉；一闻，似远香来。我断定，就像前些年，开喝陈年天福乌龙一样，好

壶好茶，那得多惬意。

法门寺曾出土过一套琉璃茶碗和茶托，它们淡黄色中带着点绿，晶莹剔透，走的也是简约风，不过原料是从外国来的，到底是直接进口还是在咱这儿用外国材料加工的，到现在还有争议呢。

还有五代的一套白瓷茶具，里面有煎茶的，点茶的各种家伙什，甚至有陆羽像，反映出当时煎茶和点茶两种方式交替的情况。

相比之下，皖西博物馆的唐代素面三鱼纹瓷钵，是在六安椿树镇出土的，但肯定不是本土瓷器，应是从外地流传过来的，从中可知墓主人当年应该很爱茶。关于沿口凹槽处，除了放研磨棒外，应该还有便于茶末从钵中倒出的作用，用棒轻轻将茶末从凹槽处慢慢拨出一点，更见当时饮茶之风雅。



器物之美：大道至简的千年风韵

皖西博物馆珍藏的唐代素面三鱼纹瓷钵，堪称唐代茶具中的“极简美学”典范。其造型圆润饱满，口沿微敛，浅腹，矮圈足，口沿边开一流口(疑为放置磨杵之用，待研究)。胎体轻薄却质地坚实，其形制与国家博物馆藏的一组茶具中的一件茶臼一致，故推测是用于研磨茶末的研磨器。

这件唐三鱼纹瓷钵，最引人注目是钵内的三条刻划鱼纹——线条简练流畅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鱼群游弋的动态，鱼尾

名非

轻摆间仿佛佛得起涟漪，用手触摸有摩擦感，眼尾略施涂着黄色釉，与素净的釉面形成鲜明对比。整个画图构图巧妙，彩釉的鱼儿栩栩如生，这种“以少胜多”的设计，正是唐代工匠对自然意趣的高度提炼。

匠心之道：窑火淬炼的技艺密码

此瓷钵的工艺背景尚未明确，但从其胎釉特征推测，可能出自唐代邢窑白瓷窑口。唐代青瓷以“类冰似玉”为追求，工匠需精准控制窑温与釉料配比，方能烧出匀净无瑕的釉面。而鱼纹的刻划更考验功力——刀锋深浅、走势缓急皆需一气呵成，稍有偏差便会破坏整体和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鱼在唐代是“有余”“自由”的象征，三鱼相随的纹样或暗含“连年有余”“如鱼得水”的吉祥寓意，展现了唐人对生活美学的诗意表达。另外，三鱼纹钵还是三鱼同首、三鱼争首词语的来历。

据资料考证，其中茶臼相对准确的使用方法是：首先是把制好的茶饼用纸包好，捣碎，再放入茶臼中，然后用一木杵或者瓷杵之类在碗底仔细研磨，直到把茶叶末完全碾碎成粉末状，再把茶末倒出备用。内壁划出的网纹增加了臼与杵的摩擦力，省时省力。鱼鳞片的存在应该不单单是鱼本身所具有的特点，鳞片翘起的高度要明显大于网纹。茶叶刚倒进去研磨时就用鱼鳞片处，等到茶叶磨制的稍小一些，才改用网纹致密处，当然此时鱼鳞处依然可用。仅从此一点不难看出唐人在制作这件茶臼时的构思精妙与独特。



有不少同学、同事是六安人，也有不少好友在六安工作生活，他们都像极了六安瓜片，默默生发，芳香四溢，卓尔不凡。于是，又喝了两小杯，香甜不尽，滋味愈长。

想着，喝着，听着窗外风声雨声，春风入怀，好雨知时节。瓜片是国茶，自有历史积淀和不凡气象。此茶是老茶，似老友，没有惊艳，有的是像东坡与怀民，心意相通。老茶，似老僧，动与非动，眼开与微闭，世事了然于胸，茶禅一味。老茶像老师，无尽藏，学用不完的本事，宜尊崇，宜赞赏。

又是一年好光景，又是一年瓜片飘香。



三鱼纹瓷钵（唐）

茶禅一味：一钵一盏间的盛世风华

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定型期，陆羽《茶经》明确提出茶器“以素为上”的审美标准。素面三鱼纹瓷钵的简约风格，恰与唐代文人追求的“清饮”理念相契——不加奶盐，专注茶之本味。彼时茶宴盛行，一只素雅茶钵置于案头，既可彰显主人品位，又以鱼纹的灵动打破沉闷，暗合禅宗“静中有动”的哲思。这种器物不仅是饮茶工具，更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物质投射。

古今对话：千年极简美学的现代启示

唐代素面瓷钵的“简约风”，与当下推崇的“少即是多”设计理念不谋而合。其摒弃繁复装饰、强调功能与形式统一的思路，对现代茶器设计极具启发性。试想春雷惊蛰之时，盛茶一杯，颜色映着窗外新绿，三鱼恍若游入杯中——千年前的匠心，正以这般静默的方式，完成与当代生活的对话。

皖西博物馆的素面三鱼纹瓷钵，承载着唐代茶文化的精髓，更是一部凝固的工艺史诗。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美学无需喧哗，一器一物自有天地。这个春天，不妨以茶为媒，与千年前的唐人共品一份“大道至简”的智慧。



梅香 摄

集和史实的挖掘，地方政府部门和历史文化学者需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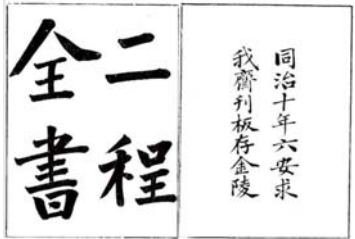
从网上看，这条老街的徽派建筑很是稠密，规模也很大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我很想找一高处俯瞰，并居高临下进行拍摄，可在老街来回一趟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。老街里有一家承古斋，制作大红袍纸油伞，是六安市非遗传承作坊。从外观上看，房屋有两层，而且上层有向外的窗口。见屋内无人，我问坐在门前的一位老妇人：老人家，我想到你家楼上拍几张老街的照片，可以吗？老人家的表情挺和善，同意我上楼拍照，于是就向里走去，可走过门厅，后面是洗漱间，然后就是破烂的废墟，并没有向上走的的楼梯，难怪楼上显得破败，我只好向老人道谢后离开。走了一段，看到一个背着书包、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开门，估计是租住的学生，我问他附近是否能找到拍照的地方，他说：没有可以俯瞰的地方，要俯拍就只有航拍。

老街既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旅游景点，当地政府就不应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对待。可以选择在东西两口两端外侧，老街保护范围外的某个地方，设立一个观景亭，实行收费管理，一层顺带销售地方特色食品与微型大红袍纸油伞等特色产品，并播放央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介绍蒿子粑粑的视频；二楼介绍毛坦厂镇的历史人文，从朱元璋“马政”、元亨兄弟到老街兴起、涂宗瀛等文人，直至现在的毛坦厂中学；三层是观景平台，从上面可以全景俯瞰老街，同时展示游客拍摄的老街照片，以及影视节目在此拍摄取景的照片。

老街的历史人文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相当的影响力，既然外地的影视作品可以来老街取景拍摄，本土的文艺家何不以毛坦厂的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创作主题与素材？我就曾有这样的构想：明末清初，一批徽州商人来到毛坦厂从事茶盐生意，老街逐步兴起，有徽商贾而重学，兴办村塾，遇家庭变故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粗略回溯元末明初的“马政”，茅渚场到毛坦厂的转变、汪张李陈四大家族的兴起、涂宗瀛建涂敦堂，直至跳跃到现在的毛坦厂中学。可惜，我缺乏创作经验，驾驭不了这宏阔的历史场景。六安文艺家群体中，应该会有人不负皖西乡亲的期待；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向全社会招标的方式，组织文艺家创作毛坦厂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。

毛坦厂镇政府的《老街保护规划》提出了保护、发展、效益三原则，应该说这三个原则是科学合理的，但现实的状况是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，这可能源于小镇自身能力与资源不足的限制。我根据这个保护规划和三原则提出的更新涂敦堂陈设内容、设立观景亭、创作老街题材的文艺作品三方面的建议，既具有现实的可行性，又具有相当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但需要更高层面政府部门的支持与配合。

(舒和新，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大学，皖西学院研究馆员，从事古籍保护工作28年，将原本不为外界所知的皖西学院馆藏古籍推向全国，馆藏珍品三次应邀参加“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，使皖西学院图书馆成为全国学院层次高校图书馆中唯一的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和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”。2018年被授予“皖西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突出贡献人物”，2019年被评为安徽省“十佳阅读推广人”；2013年被安徽省文化厅聘为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。）



半壕春水一山茶

张学梅

六安西茶谷的春天，扣紧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的上半阙：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……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。准确地说，半壕春水一山茶，才是西茶谷的主旨。

轻妆妩媚，半老徐娘。微风轻拂，柳枝婀娜，且笑，且曼妙的样子，令人格外心旷神怡。

站在农家乐门前，放眼远眺：茶山苍莽，库水荡漾，水绕山环，恩重情长。春意浓烈到精妙绝伦，令人语无伦次地地步，像一块蜜糖，无比诱惑你的味蕾，却又怕甜得齁人，无从下牙。

漫山遍野的茶树，一排排苍绿成行，章法有序，像一行行青涩的文字，书写着国泰民安，鼎盛盛世；亦像我青涩的诗歌，长短不一的诗句，服务于美妙的茶主题。有些台刈的茶树，间距稠密，敦厚地处在半坡上，像写满文字的书页。半掩，或对开，令人满怀不愿累，无限遐思。

沿着长长的观景亭行走，青山绿水，尽收眼底。翠柳，板栗，鸪立鸡群，它们不失方寸地点缀在茶山间，形成错落有致的美感，健康步道和亲水栈道，依山傍坡，九曲回肠，让你很难追溯到她的起笔，或落款。

景观吊桥，架设在沟壑之上，连接着山与山之间的愉悦，像一条长长的破折号，为了华丽的转身，不惜传承，或转折。

行走蜿蜒的步道上，突然勾起我职业的印象：这弯曲的线条，很像我那调皮学生潦草的字行，或随心所欲的直线。稚嫩中稍带淘气，不屈，倔强劲。亲水码头的突兀，像一块修正错误的橡皮擦，倔强岁月，揉搓着响洪甸水库的浪花，反过来，又享受着细腻柔软的抚摸。而我们，从不轻易拿放。

凉风拂面的吊桥上，我和朋友聊生活与美景的相辅相成，聊山水茶香的相映成趣，聊中国十大名茶之首的六安瓜片……

早在清朝乾隆年间，诗人袁枚于《随园食单》一书就有记载。可见，六安瓜片的精爽，非同凡响。据说，慈禧生下同治皇帝后，才有资格月享十四两六安瓜片的待遇呢！至于一代伟人周恩来、叶挺，与六安瓜片的不解情缘，《半生缘》里的顾曼桢，与六安瓜片的血脉情缘，更是六安人的骄傲与美谈。

一时兴起，滔滔不绝。连同碧螺春的纤细外形，西湖龙井的光滑挺直，黄山毛峰的醇厚绵甜，安溪铁观音的粗犷老练，都被我随心所欲，评头论足。他听了，憨厚地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然后，很随意地说：“我大学是学茶的。”

语落。我们相视一笑，随即以拳击其胸。我那班丁弄弄的旧相，昭然若揭。此刻，我突然觉得他高大得像一座山，却内敛着自己的内涵，谦逊得像一株柳，站在茶树中，低头颌首。他憨厚中略显机灵，显摆中略显节制，立马俘获我所有的温柔。

我注意到，他穿着褐色牛仔裤，深绿白点的上衣，玉树临风，像这山水画幅的点睛之笔。我后腿三步，把他定格在生动的春风中。

此地如梦似幻，令人浮想联翩。如果有来生，任你做回土匪，独霸这方山水，掬我作为夫人。不订家约，不杀人放火，把你名闻遐迩的威名，震慑所有觊觎我美貌的隐君子，让我过上别具一格的安宁日子。

恬静时，任秋风掀不动我绿色的裙裾，就那么静静地坐成风景，任一帘春欲暮，茶烟落花风；放肆时，就笑响洪甸水库的一朵浪花，任皱纹堆满浅淡的小酒窝；任性时，就将夫作马，背起我，巡山，采花，抽茅叶，煮“香分花上露”，赏“水吸石中泉”。

波澜不惊的日子里，我们安守一份静谧，读春光烂漫，沐夏花沁香，拾秋收丰硕，裹严寒凛冽。再生一双儿女，着鲜艳的红衣，在茶山上跑成独特的风景。屋后栽几株修竹，以晚清风徐来；门前植几株玫瑰，供我们举案齐眉，保鲜爱情；散养一群鸡鸭，你累了，宰一只，补补身子；再领养一只温顺的看家狗，让它无条件地忠诚我，供我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享受权贵之肆。

你不在时，我以茶会友，淡煮时光，听歌，写诗，翻闲书，和孩子们一起，念你，想你。就这样“素瓷传静夜，芳气满闲轩”，把寂寞时光过成岁月不老，天长地久。

那么生活在西茶谷的村民们，是不是如我的想象般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呢？我分明看到茶香弥漫的山道上，农妇轻提竹篮出入菜园的妩媚妖娆，看到男人回家时，喜上眉梢的微笑，听到竹林间呢喃婉转的鸟鸣，呼到令人心醉的清新空气。

我想，他们一定是幸福的！因为，这里有顿挫起伏的流水节拍，有陶醉不已的山水情长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生动故事。



责任编辑：徐 缓